

在土地承包到户之前,农民其实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在我们许家坝,每家每户就分到了两块地,一块叫自留地,一块叫饲料地。自留地一般比较固定,比如分给我们家的自留地,就在花庙,因为我们家人口多,自留地也比其他家宽一点。饲料地每隔一两年又会调整一次,记忆里我们家的饲料地就曾经变动过多次。

不论是自留地,还是饲料地,都只是丘陵石头间的零碎地块,只能用于栽种蔬菜、红苕、苞谷等旱地作物,而能种水稻的水田,则不会分配给农户。

我们家地处花庙的自留地,就在从集镇去三坟的小路右边,分散于满坡的乱石窖中间。石缝中的土地,东一点西一点地分布着,干活时根本就不能够放开手脚干,一定得有耐心,东一锄西一锄地慢慢干。这块自留地上,石头比土地还多,那些东一小块西一小块的土地,就像一件千疮百孔的衣服上打的补丁,碎得不成样子,但是母亲却在这块土地上精耕细作,将其效能发挥到了极致。小路边稍微平整成块的部分,用于栽种蔬菜,白菜、萝卜、牛皮菜等等,全是大路货品种,既可人吃,也可喂猪。后面坡上的部分,栽种红苕等品种,红苕藤红苕叶喂猪,红苕则一部分人吃,一部分喂猪。这块坡地中央,有一块纯粹的石头平台,比斗笠大不了多少,父亲也在其上堆了几撮箕土,种上几窝火葱,火葱炒腊肉,是母亲最拿手的一道菜。

更令少年的我惊奇的是,在我们家自留地后面的石缝间,连锄头都不便下力的地方,父母居然还栽种了一片麻!麻这种作物,栽种后基本上就不用再操心管理,每年收割后,第二年又会重新发芽,可谓一次栽麻,多年受益。长大成人后,我才知道,麻在战国时期的《神农书》里面就有记载,是我国最为古老的农作物之一,既可用于充饥果腹,也可用于榨油食用,即便是在现代的杂粮范畴中,芝麻、火麻仁等麻类作物,至今仍被广泛用于饮食。

麻的种类颇多,“苕麻”“大麻”“亚麻”等等不胜枚举。父母所栽种的麻,我从前分不清,只知道叫麻,现在知道,其实就是苕麻,在棉花引进之前,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衣用原料,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称,外国人叫它“中国草”,它的茎皮纤维细长坚韧,用这种麻丝织成的布,即为麻布。古人的诗文中,也多有苕麻的身影,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孟浩然诗《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就算是在我们许家坝,也广为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叫作“麻布洗脸——初(粗)相会”。

当然,在早已引进棉花种植之后,父母所种的苕麻,收割回来后,不是用来织布,而是主要用于搓制麻绳。搓麻绳这个活路,看似简单,男男女女都会,其实也是一个细致活。搓麻绳的人,得坐在一张矮凳上,把一边的裤腿卷到大腿根,抽出长短不一的干麻丝,分成三股,放在大腿上,左手把住绳头,右手张开五指,在腿上来回不停地搓啊搓,三股麻丝便被均匀地搓成了一条麻绳,一股麻丝搓尽了,又添加一股,就这样反复搓,终将一整捆干麻丝,搓成了一条长长的麻绳。根据用途不同,所搓的麻绳有粗细之分,一般来说,我们将粗的叫绳,细的叫线,麻绳用于拴捆货物,麻线则多用于做布鞋纳鞋底。在文字发明前,古人靠结绳来记事,所结之绳,用的多半是麻线,既坚韧,又方便。麻线很细,细到在觥筹交错时,劝人饮酒都用得上:“再斟一点,保证只有麻线那么一股。”

在我们许家坝的许多地方,野外或房前屋后,还有一种野生的火麻,在方言中发音如同“霍麻”,看着与他麻无异,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一不小心碰到了,就火辣辣地又麻又痛,极其难受。在方言中有个词,叫作“霍人”,其实应该叫“火人”,就是专门用来形容这种被火麻刺激后的难受劲儿。后来推而广之,也将别人的忽悠,叫作“麻人”:“你想麻我?我都麻别个的哟!”在我们幼时,只晓得火麻“霍人”,遇到了都敬而远之、绕道而行,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专门种植火麻。

我们大坪生产队人口多,土地少,人均耕地有限。家家户户对自己的土地都万分珍爱,对别人家的人口变动都特别关注,因为这关系到自家土地的增减。

1985年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就意味着我即将端上铁饭碗,我的户口也自然而然地“农转非”了。生产队当年就通知我的父母,要将我名下的土地收回。于是,

思州纪事之一:

父亲的土地

◆许义阳



父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将园平顶的一块田交了出去。当时交这块田,是因为这里地势偏高,灌溉不便,是一块我们当地通常所说的“干烧田”。没料到,几十年后,许家坝小城镇不停地向外围扩展,居然将园平顶也纳入了集镇范围,这块干烧田,商业价值飙升了若干倍。

将园平顶的干烧田交出去,事后看来虽说吃了点亏,但是我们家的其他田地中,也有几块因城镇化而得了利。

马畔塘左干渠对面,我们家有一块大田,父母后来将其中一部分,划给三哥做了宅基地,三哥生前,在上面建起了带四间商铺的大楼。我妹妹文艺,出嫁之后,父母亲也在三哥家的旁边,分给她一块地建了房屋,有两间商铺。只是后来她到铜仁生活后,房屋就被她转卖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余地,后来被转让给了别人,也建成了房屋。大田前的公路,则变成了集镇的一条街道,这块大田,也变成了集商铺、住房于一体的建筑。

当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三哥参军入伍去了新疆。我们大坪生产队下面的大水井、大坪、三坟三个村民组,每个组都给他分了一小丘田,这三丘田各自独立成块,大小不一,都由各个小组的组长评估面积,指手为界,虽然形状狭长,其中最长的一块还在石盆盆上,土壤瘠薄,种庄稼未必是块好田地,但是却在公路边上,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三丘田,都处在集镇规划范围内,自然也都成了最有价值的土地,陆续续续地,全部建起了一栋栋楼房。后来,连孔家坟那块水田也被纳入集镇范围后,我们家当年分得的全部承包地,就只剩下两块了。一块在岩滴水那儿,因为原来也种过麻,就叫麻土,现在已经无人耕种,土里都长出了杂树。另一块就是花庙的那块自留地,现在还托人种着蔬菜,总算还在耕种。而水田,则只剩下岩滴水的半丘田了,五弟把它交给族中一个晚辈耕种,总算没有丢荒。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块地,却在花庙的自留地旁边。这块地原本就不是一块土,而是一片乱石窖。花庙是座石山,生产队当年在这儿采石、卖石,天长日久,就刨掉了花庙这座小山的小半,在开采难度越来越大之后,这个采石场就被废弃了。废弃后的采石场,遍地都是细碎的石块,所谓土壤,不过就是石头缝中的几撮箕泥巴,说碎石比土壤还多,一点不过为,因此,这儿也被称为乱石窖。

或许是因为这个乱石窖紧邻着我们家的自留地,被旁人完全忽视的乱石窖,却被父亲那一双精明的眼睛盯上了。连我的母亲都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在辛苦劳作之余,就常常在乱石窖里转悠,并随手捡起几块碎石,丢在乱石窖外面的小路边。再往后,父亲的心思就很明显了,他开始暗暗和这个乱石窖较上了劲,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带着一只撮箕,一把十字镐,泡在乱石窖里,从外及里,一寸一寸地抠,一块一块地捡,一撮一撮地将碎石块倒在小路旁边。日子久了,乱石窖里面,土层面积就越来越宽,碎石面积越来越少,而堆积在小路旁边的碎石堆,竟然堆积成了一条长长的碎石“园干”。在许家坝的方言中,我们把菜园叫园子,围着园子的栅栏,叫作“园干”,干,就是隔断的意思,或许这里应该写成“园隔”,但“隔”字要发“gān”的音。

等父亲一撮一撮把碎石捡完,这片乱石窖就像塌陷了一般,变成了一个大坑。自然,里面的土层终于完全露了出来,这种石缝之中,经由亿万年风化积淀形成的土壤,黑油油的,非常肥沃,我们许家坝人将它叫作“岩窝泥”,在化肥缺乏的年代,每年生产队育红苕秧时,都要组织人员到山上挖来大量的“岩窝泥”,先在土地上铺一层“岩窝泥”后,再将前一年专门留下来的红苕种,一个挨一个地平平展展铺好,再在种红苕上面又撒上厚厚的一层“岩窝泥”,最后盖上塑料薄膜即可。有肥沃的上下两层“岩窝泥”加持,这些红苕,当然发芽多、生长快、秧苗壮。

父亲用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将花庙自留地旁边的乱石窖,改造成了一块肥沃的土地。这块面积大约只有三分的地,当然不算大,但是与其旁边的自留地相比,却是最规整的一块地,在寸土寸金的许家坝,绝对是实打实的一块宝地。

这块地,后来父亲取名石窖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石窖土是父亲的最爱,在这块土地上,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种植各种农作物,一种就是一整片,锄头一挥就是一整天,收获的喜悦,也随着劳作时间,被无限拉长了。

个观点。当大家来到文体活动广场,听完村主任对桂花寨历史文化及文明村寨建设的介绍,正驻足浏览宣传展板时,突然传出一阵悠扬的音乐声,一群仙女一样的姑娘、媳妇打着红纸伞,迈着甜盈的步伐,从两棵桂花古树中间的小道上缓缓走来,顿时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大家纷纷把镜头对准她们,一阵“咔嚓咔嚓”地拍照。

“桂花寨的女人不得了!”人们议论着。

可更让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这天,喜欢刷抖音的人们惊奇地发现,玉兰带着几个姐妹建了一个叫“桂花寨小嬢嬢”的抖音号,引来大量网友关注、点赞。她还穿着桂花寨的民族服装开起直播,卖干笋子、糊辣椒、腊肉、花生等当地的土特产。

这个玉兰真是“个显眼包”!大家纷纷伸出大拇指赞叹不已。

故乡人物⑤

“显眼包”玉兰

◆黄政芳

桂花寨玉兰是从外镇嫁来的媳妇,高挑的个儿,俊俏的面容,脸上两个带着笑容的小酒窝,无不透着青春靓丽。脱贫攻坚那年,寨里建起文体活动广场,玉兰组织寨里的小媳妇、大姑娘成立了舞蹈队,他们从网上买来绸缎衣裳,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晚饭后,音乐响起,她们欢快地跳起广场舞,婀娜多姿的身材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引来大家啧啧的赞叹声。

寨里过喜事,比如结婚,她们更是必到的主角。化点淡妆的她们穿着艳丽的服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鞭炮放起,在喜庆的音乐声中,她们扭着自己柔软的腰姿,吸引了满场的眼光。特别是领舞的玉兰,更是惊艳了整个院落,成了满场的焦点。

这年,桂花寨迎来了一批特别的客人,全市的一个乡村振兴工作现场会在江城召开,桂花寨成了其中的一

1. 车水马龙的街道
掩盖了马蹄声
古旧的城门,在夕阳下
维持最后的尊严
我从中南门走过
像一个迟到的香客

庙宇已改成茶吧
菩萨暂居别处
只有风还念着旧经
一遍遍擦拭
牌匾上斑驳的姓名

我的脚步很轻
轻得惊不起一粒
明朝的尘埃

2. 中南门老了
青砖上的皱纹
比父亲的更深
每一道裂缝里
都藏着一场
没有撑伞的雨

燕子衔来的春天
停在飞檐上
又飞走了
留下空巢
盛满去年冬天的雪

我伸手触摸墙壁
冰凉的体温
从掌心蔓延到心脏
原来我也老了
和这座城门
共用一副骨骼

3. 谁还记得
筑城那年的月亮
照见过多少
背着行囊的背影

送别的酒尚温
马蹄已踏碎石桥
有人在城门口折柳
有人在城门口
等了一生

如今只有我
站在同样的位置
替那些没有回来的人
再望一眼
来时路

4. 锦江的水
流过多少朝代
就流过多少
离人的眼泪

梦中的中南门

◆徐引

我从江边走过
看见自己的影子
在水底
与古老的倒影重叠
仿佛前生也曾在此
濯洗过风尘

水流无声
带走所有悲欢
唯独带不走
岸边的石阶
和石阶上
残留的体温

5. 祠堂的门虚掩着
牌位上的名字
已经模糊
像被时间磨平的碑文

我点燃三炷香
烟雾缭绕中
仿佛听见祖父
用浓重的口音
念着族谱里
失传的章节

风吹过天井
香灰散落一地
我跪下去
膝盖触到的是
几代人跪过的
同一块青砖

6. 月亮还是那枚月亮
在中南门的飞檐上
挂了六百年
看过婚丧嫁娶
看过悲欢离合
始终一言不发

今夜我独自站在城楼下
月亮认得我
它照过我的祖父
照过祖父的祖父
如今照着我
像照着同一枚
轮回的硬币

7. 打更的人早已睡去
梆子声埋在

柏油路下面
成为地下的
另一种钟乳石
我代替他
在午夜的中南门游荡
用脚步敲击青石板
每一声回响
都是古人
应和的暗号

万家灯火次第熄灭
只有城楼上的风铃
还在替所有失眠的人
数着更漏

8. 风吹黄昏
吹旧了墙上的砖雕
麒麟的鳞片
一片片剥落
化作地上的青苔
我蹲下身
用指尖描摹那些
被磨平的花纹
像描摹一个朝代的
指纹
有一刻我确信
雕凿它的工匠
正透过石头
看着我的眼睛

9. 中南门
我回来了
带着半生漂泊
和一双
装满了远方的眼睛

可我终究是你的孩子
我的口音里
还藏着你古旧的音节
我的血液里
还流着你锦江的支流
就让我靠着你的城墙坐下
像靠着祖父的膝盖
听你讲
那些我在远方
听不到的故事

直到我也成为
故事里的
一个名字

风筝

◆梅华

一生
都必须遵守命运的定律,
你摆脱不了
你生命里的那条
执掌的线,
可以从流传的文化里,
获得一个
美丽的躯体,
无尽的天空
才会
成为你飞翔的自由。

但你
挣不脱命运的绳索,
从大地上
起飞,最后归于大地。

不要说没有意义啊!
驰骋天空
就是
你注定的命运定律,
世界会因此多彩而不息。

香樟树

◆童安宏

将密密麻麻翠绿的耳朵
紧贴枝丫
紧挨在校园的天空
朗读出一阵琅琅的书声
校门是一把牢固的旧铁锁
四季,我把树
朗诵成启动校园夜的钥匙
钻进锁孔
我欣赏树梢鸟鸣叽喳不停

日光从窗户窜入教室
在黑板上板书智慧
二十六只小鸟扑棱棱飞向
讲台旁边那棵树的臂膀上
收获熟果
皱纹,缠绕树身
淙淙响亮
时间的涛声,沿树的血液
汇一江春水
拍打校园夜的双眸



合朋的油菜花

◆张运典

三月雨雾
垂下灰蒙蒙的纱帐
合朋的田坝里
半遮半掩的菜田间

撑着两伞的游客
慢步田野的水泥路
举起手机
怎么也拍不清
金黄淹没的风景

空气中飘浮着
黏稠的香
浓得化不开
像蜜
缓缓流淌

几十个蜂箱
静卧在花丛深处
养蜂人坐在棚里
看雨丝斜织
这个午后
蜜蜂都歇了工

路口卖粉面的妇人
守着寂寞的棚子
锅盖紧扣
只有雨滴
在塑料布上
写着流水账

我和春天有个约定

若不是昨晚的那场雷雨
我几乎忘了与春天的约会
还是儿时的我
与春天订下了盟约
寒冬过后,即便再忙
我会在万象更新时刻等待
等待春天的到来

雷雨过后,蛰虫惊鸣

万物复苏,各领风骚

风筝与百鸟竞舞
杜鹃烧红了山岗
谁在岁月的那头挽留
我想寒冬临走时
在高呼——春天,不要
抢走属于我的日子

我坚信春天不会失约
会在黔东南边陲城
等待春天的到来
怀揣新的梦想
携带五十年的梦想与悲伤
携手春天再起航……

相信,一路有春风结伴
沐浴阳光的温暖
倾听百鸟争鸣
享受大自然给予的宁静
那远在儿时就预约的风景
会随之相伴
草木会抽芽萌长
百花会竞相争艳
春天,我在等你……

风

◆长青

听风 望断长天
云没被吹远 反倒越聚越浓
说不清
是云太执拗 还是风太放纵

老话总说
春里刮大风 来年好收成
六九的风刚醒
柳梢就抽了嫩青

风掠过冻土
是大地伸了个懒腰
松动了一冬的僵硬
像人睡醒时舒展筋骨
浑身都透着轻松

不懂什么科学道理
却认得时令的性情
秋天的风 卷着落叶归根
春天的风 唤醒万物新生
管它寒峭还是微暖
都是应着时节的风